

史記

九十四之百一

列傳

三十四之四十一

					漢書門
			五〇〇八		
二九	七	一	八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二七九		五〇〇八		漢書
函		二九八		
一		冊	號	類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08
冊數	29 (23)
函號	279 2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史記九十四

田儋者狄人也

徐廣曰今樂安臨濟縣也。正義曰淄州高苑縣西北狄故縣城。

故齊

王田氏族也。儋從弟田榮、榮弟田橫皆豪宗，彊

能得人。

索隱曰儋子市從弟榮、榮子廣、榮弟橫各通為王。榮并王三齊。

陳涉之初起

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儋

詳為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

服虔曰古殺奴婢皆當告

官儋欲殺令故詐縛奴而以謁也。

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

曰：諸侯皆反秦自立，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

遂自立為齊王。

徐廣曰二世元年九月也。

發兵以擊周市，周市

軍還去，田儋因率兵東略定三地，秦將章邯圍



似字家體

頭後修財

魏王咎於臨濟急魏王請救於齊齊王田儋將
兵救魏徐廣曰二年六月章邯夜街枚擊大破齊魏軍殺
田儋於臨濟下儋弟田榮收儋餘兵走東阿齊人
聞王田儋死廼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為齊王
田角為相田間為將以距諸侯田榮之走東阿
章邯追圍之項梁聞田榮之急廼引兵擊破章
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追之而田榮
怒齊之立假廼引兵歸擊逐齊王假假亡走楚
齊相角亡走趙角弟田間前來救趙因留不敢
歸田榮乃立田儋子市為齊王徐廣曰二年八月榮相之

提語類

田橫為將平齊地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
項梁使使告趙齊發之共擊章邯田榮曰使楚
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廼肯出兵楚懷王曰田
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義趙亦不殺田
角田間以市於齊齊曰蝮螫手則斬手赦虫足則
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應劭曰蝮一名蝮螫人手足則割去其肉不然則致死
索隱曰蝮音芳伏反蝮音臍又音釋正義曰按蝮毒蛇長二三丈嶺南比有之虺長一二尺頭腹皆一編說文云虺博三寸首大如擘擘手大指也音步歷反今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
直手足戚也文穎曰言將亡身非手足息愛也何故不殺
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六國斷用事者墳墓矣如

斬手足則戚甚矣今商於
楚趙無視非有斬手足之
而便秦得志則墳墓矣
豈非但蝮螫之言身也哉
何謂不殺註全謬

曰齟齬猶齟齬○索隱曰齟音蟻齬音紇齟側齒齬也○正義曰按秦重得志非但辱身墳墓亦發掘矣若子肯鞭荆平王墓言死也墳楚趙不聽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破楚兵於東走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往救趙由此怨田榮項羽既存趙降章邯等西屠咸陽滅秦而立侯王也廼徙齊王田市更王膠東治即墨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為齊王治臨淄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項羽立田安為濟北王治博陽田榮以負項梁不肯出兵助楚趙攻秦故不得王趙將

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王項王既歸諸侯各就國田榮使人將兵助陳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田都亡走楚田榮留齊王市無令之膠東市之左右曰項王彊暴而主當之膠東不就國必危市懼廼亡就國田榮怒追擊殺齊王市於即墨還攻殺濟北王安於是田榮廼自立為齊王盡并三齊之地索隱曰田市王膠東項王聞之大怒廼北伐齊王田榮兵敗走平原徐廣曰三年正月正義田平原德州也平原人殺榮項王遂燒夷齊城郭所過者盡屠之徐廣曰立故王田假也齊

田都王齊田安王齊北

項王聞之大怒廼北伐齊王田榮

兵敗走平原

王遂燒夷齊城郭所過者盡屠之

人相聚畔之。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徐廣曰假走楚楚殺之。正義曰城陽濮州雷澤是。而漢王率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迺釋齊而歸，擊漢於彭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滎陽。以故田橫復得收齊城邑。徐廣曰四月。立田榮子廣為齊王，而橫相之。專國政，政無巨細皆斷於相。橫定齊三年，漢王使酈生往說下齊王廣及其相國橫，橫以為然，解其歷下軍。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初使華無傷田解軍於歷下，以距漢。漢使至，迺罷守戰備，縱酒且遣使與漢平。漢將韓信已平趙。

通計度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齊王廣相橫怒，以酈生賣已而亨酈生。齊王廣東走高密。徐廣曰高相橫走博陽守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楚使龍且救齊，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與曹參破殺龍且。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田光，至博陽而橫聞齊王死，自立為齊王，還擊嬰。嬰敗橫之軍於贏下。晉灼曰泰山贏縣也。正義曰故城在兗州博城縣東北百里。田橫亡走梁，歸彭越。彭越是時居梁地，中立且為漢，且為楚。韓信已殺龍且，因令曹參進兵破殺田既於膠。

東使灌嬰破殺齊將田吸於千乘正義曰千乘故城在淄州高苑

縣北二十五里韓信遂平齊乞自立為齊假王徐廣曰漢二月也

因而立之後歲餘漢滅項籍漢王立為皇帝以

彭越為梁王田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

入海居島中草昭曰海中山曰島正義曰按海州東海縣有島山去岸八十里高帝聞

之以為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

在海中不收後恐為亂廼使使赦田橫罪而召

之田橫因謝曰臣身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

酈商為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為庶人

守海島中使還報高皇帝廼詔衛尉酈商曰齊

王田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廼復
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
者廼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田橫廼與其客
二人乘傳詣雒陽加道曰四馬下足為乘傳未至三十里至尸
鄉廼置應劭曰尸鄉在偃師廢橫謝使者曰人臣見
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
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廼為亡虜而北面
事之其耻固已甚矣且吾身人之兄與其弟併
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
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

此言亦有項羽烏江
宜家氣英雄之士固不
西辭也

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正義曰。奉音捧。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正義曰。齊田橫墓在偃師西十五里。崔豹古今注云。薤露蒿里送哀歌也。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而作悲歌。言人命如薤上露。易晞滅。至李延年乃分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逝者。歌之俗呼為挽歌。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廼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

劉涓子云。安期生神仙家。多傳之。大抵英雄不得志。必自放。志耳。豈羽化也。謂田橫之家。皆至賢。無不善於圖畫者。乃其能畫。謀以存其國。何哉。猶東坡題田橫墓詩意也。

橫死。亦皆自殺。於是廼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太史公曰。其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此兩人。韓信田橫蒯通者。善為長短說。索隱曰。言欲令之短。則短說之。故戰國策亦名曰短長書是也。論戰國之權變。為八十一首。漢書曰。號為雋永。一作求。索隱曰。書名也。雋音充。充反。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干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策。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田橫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索隱曰。言天下非無善畫之人。而不知畫此也。知圖畫田橫及其童。慕義死節之事。

索隱述贊曰

秦頃之際

天下交兵

六國樹黨

自置豪英

田儋殞寇

立市相榮

楚封王假

齊破酈生

兄弟更王

海島傳聲

田儋列傳第二十四

史記九十四

樊鄴滕灌列傳第二十五

史記九十五

舞陽侯

正義曰舞陽在許州葉縣東十里

樊噲者

正義曰音快又古外反

沛人

也

正義曰徐州縣

以屠狗為事

正義曰時人食狗亦與羊豕同故噲屠屠以賣之

與高

祖俱隱初從高祖起豐攻下沛高祖為沛公以

噲為舍人從攻胡陵方與

正義曰方音預二音

還守豐擊

泗水監豐下

索隱曰案監者秦時御史監郡也豐下豐縣之下也○正義曰泗水郡名破之

復東定沛破泗水守薛西

索隱曰謂破其守於薛縣之西也

與司

馬尼戰碭東

張晏曰秦司馬○正義曰秦將章邯同馬尼又碭宋州縣也

卻敵斬

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

文穎曰即官大夫也○正義爵第六級也

常從

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

此篇叙戰功亦蓋曹國世家同一凡例已見前傳內凡言從者從沛公行軍也別者分軍專攻也

長城先秦已有之矣

傳內序軍功各以從字冠首併附因功加爵益祿不編年月又是一條格

賜爵列大夫

文穎曰即公大夫爵第七

復常從從攻城陽

徐廣曰年

表二年七月破秦軍濮陽東屠城陽也。正義曰按城陽近濮陽而漢書作陽城大錯誤。

先登下戶牖

正義曰戶牖汴州東陳留縣東北九十一里東昏故城是。

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

賜上間爵

孟康曰不在二十爵中如執圭執帛比也。如於長城大子賞文侯以上間爵。索隱曰張晏云得徑上聞晉灼曰各通於天子也。如淳引呂氏春秋證上間音中間之間。

從攻圍東郡守尉於成武

正義曰曹州縣郟敵斬首十

四級捕虜十一人賜爵五大夫從擊秦軍出亳

南索隱曰案亳湯所都今河南偃師有湯亳是。正義曰

於扛里

正義曰地各近城陽破之擊破趙賁軍開封。

正義曰

北以郟敵先登斬侯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

北以郟敵先登斬侯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

北以郟敵先登斬侯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

十七人賜爵卿從攻破楊熊軍於曲遇

索隱曰

曰名也。正義曰曲丘兩反遇牛蒞反鄭州中縣有曲遇聚

攻宛陵

索隱曰地理志屬河南。正義曰宛

陵故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三十八里

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

賜爵封號賢成君

徐廣曰時賜爵有執帛執圭又有賜爵封列侯駟案張晏曰食祿比封君而無邑壻曰秦制列侯

乃有封爵也。索隱曰小顏云楚漢之際權設寵榮假其位

號或得邑地或空受爵此例多矣約以秦制於義不通

從攻長社轅轅

正義曰許

轅轅門在緱氏縣東南三十里

絕河津

正義曰古平陰津在河南府東北五十里也

東攻秦

軍於尸南

正義曰在偃師南

攻秦軍於雒牛

正義曰在汝州魯山縣東南

破

南陽守齟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酈

正義曰酈

音酈在鄧州新城縣西北四十里

以郟敵斬首二十四級捕虜四

中酒當飲半時也

肩字漢書看作擁
字項深云肩字亦
有力屏字與擁字
不同如此則項入君也
皆將疑伯矣云以其舞
且敵獨以肩為舞能
圖画彷彿所不能陳
特在此字

十人賜重封

張晏曰益祿也如淳曰正爵名也瓚曰增封也○索隱曰張晏臣瓚義亦近是如淳

非也小顏以為重封者兼二號蓋為得也

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人首

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

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

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

酣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

沛公項伯常為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

樊噲在營外聞事多為持鐵盾入到營營衛止

噲噲直撞入漢書音義曰音撞鍾立帳下徐廣曰一

瞋目而視項羽目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

噲曰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

以待大王正義曰時沛夫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

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正義曰紀買反心疑

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樊噲等四人步從從間

道山下歸走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項羽亦

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矣是日微樊噲等入營

請讓項羽沛公事幾殆索隱曰請責也亦或明日

此句有味而不可為

刪潤之祖紀傳兩載

各自好不相犯最足

辨後君曰在某傳取

後一向於此精神出

眼目具此後人亦能

而自予長發又

明日不諭石我日
此可屬咸陽三字亦
無相涉筆殊亦不
可無
後是在帝後別是
自行

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噲爵為

列侯號臨武侯正義曰世遷為郎中從入漢中

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北徐廣曰隴西有西縣白

皆地名也晉灼曰白水今廣德縣也地理志無西丞似秦將

各○索隱曰案西謂隴西之西縣白水各出武都經西縣

東南流言噲擊西縣之丞在白水之北曰徐廣等說皆非也

○正義曰活地志云白馬水流出文州此水縣西南曾徑孫

山雍輕車騎於雍南破之正義曰上從攻雍整冰城

先登擊章平軍好時救音給○索隱曰案雍即扶風

之武功故彙城是攻城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

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遷郎中騎將從擊秦軍

騎壞東索隱曰小顏亦以為今之地名○正郤敵遷

為將軍攻趙賁下郢正義曰槐里柳中咸陽灌

廢丘最李奇曰以水灌廢丘也張晏曰最取功第一也晉灼

也在長安西也灌謂以水灌廢丘城陷其功最上也李奇曰

發丘即槐里也上有槐里山又言者疑此是小槐里非也案

文云攻趙賁下郢槐里柳中咸陽惣言所攻陷之邑別言以

水灌廢丘其功特最也何者初云槐里稱其新名後言功最

是重舉不欲再見其至櫟陽正義曰賜食邑杜之樊

鄉索隱曰案杜陵有樊鄉三秦記曰長安正南山名秦從

攻項籍屠煮棗索隱曰晉灼云檢地理志無煮棗功臣

為攻項籍屠煮棗合在河南非清河之城明矣今案續漢書

郡國志在濟陰宛胸也○正義曰按其時項羽未度河北冀

州信都縣東北五擊破下武程處軍於外黃攻鄒

魯瑕丘薛正義曰兗州縣在州東南六十二里唐兗項羽

州信都縣東北五

十里煮棗非矣

兗州縣薛在徐州滕縣界

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至滎陽益
食平陰二千戶正義二平陰故城在濟州東北五里以將軍守廣武
一歲項羽引而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正義曰夏音假陳州大康縣虜楚周將軍卒四千八圍項籍於陳
正義曰陳州大破之屠胡陵正義曰在兗州南項籍既死漢王
為帝以噲堅守戰有功益食八百戶從高帝攻
反燕王臧荼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
陳取信定楚正義曰徐州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
世世勿絕食舞陽黥為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
軍從高祖攻反韓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往正義曰先

降足擊破破得皆傳
因史文似羨而非羨

累反又蘇果反又山寡反村預云霍人晉邑也霍人當作後
地理志云後人縣屬太原郡括地志云後人故城在代州
時縣界也至雲中正義曰雲中郡縣皆朔州善陽縣與絳侯
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因擊陳豨與粵亡臣
軍徐廣曰粵一作齊甯戰襄國正義曰邢州城破柏人正義曰邢州縣先登
降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東垣張晏曰殘有垣所毀也攢曰
殘謂多所殺傷也孟遷為左丞相破得荼母卯尹
潘軍於無終廣昌正義曰在蔚州飛狐縣北七里破豨別將胡人
王黃軍於代南因擊韓信軍於參合正義曰在朔州定襄縣界
軍所將卒斬韓信破豨胡騎橫谷正義曰谷音欲蓋在代斬
將軍趙旣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

漢書卷三十五

至此從教功勞才是
不此教漫
自首起即叙戰功到此
逆說請病一節見為
人直而勇忠而敏如去却
不引鴻門救難者以此
亦可見其大被與此
事相類可者亦法漢
前是

軍大卜太僕解福正義曰姓名等十人與諸將共定
代鄉邑七十二其後燕王盧綰反噲以相國擊
盧綰破其丞相抵薊南索隱曰抵音丁禮反抵訓定
燕地凡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邑千三百戶
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
二百八十八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
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二人二千石已下至
三百石十一人噲以吕后女弟吕須為婦生子
伉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祖嘗病甚
惡見人卧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

排圍二字前無所祖

沈沛教語粗鹵有布
衣之憂有骨肉之悲不
獨似噲口語而三反四復
情詞俱竭只是子長筆
力至一挽字驚痛聲
淚俱透更千萬語不能
盡更千萬人不能道此
字可謂可悟類高一語
更嗚咽而長

以一惡字不見是何人何語
故更不用言不用曰而高
帝聞之即非呂更與釋
劫也

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正義曰官大臣
隨之上獨枕一官者卧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
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
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
計事顧獨與一官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
之事乎高帝笑而起其後盧綰反高帝使噲以
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吕氏
即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滅戚氏
趙王如意之屬高帝聞之大怒乃使陳平載絳
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吕后執噲詣長

亦為臨光侯筆端款
舞
要此九歲他字好

安至則高祖已崩呂后釋噲使復爵邑孝惠六年樊噲卒謚為武侯子伉代侯而伉母呂須亦為臨光侯高后時用事專權大臣盡畏之伉代侯九歲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須媿屬索隱曰媿音春因誅伉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既立乃復封噲他庶子市人為舞陽侯復故爵邑市人立二十九歲卒謚為荒侯子他廣代侯六歲侯家舍人得罪他廣怨之乃上書曰荒侯市人病不能為人正義曰言不能行人道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他廣他廣實非荒侯子不當代後詔下吏孝景中六

年他廣奪侯為庶人國除索隱曰案漢書平帝元始二年封噲玄孫之子章為

舞陽侯曲周侯正義曰故城在洛州酈商者高陽人

索隱曰酈音歷高陽聚名屬陳留陳勝起時商聚少年

東西略人得數千沛公略地至陳留六月餘徐

曰月表曰二世元年九月沛公起兵二世三年二月翼陳留

用酈食其策起兵至此十九月矣食其傳曰既說高帝已乃

言其弟商使從沛公也索隱曰事與酈生傳及年表小不

同蓋史官意異也正義曰徐注非也言商先東西略得數

千人及沛公略地至陳留商起兵乃商以將卒四千人

屬沛公於岐索隱曰此地名關蓋在河南陳酈之界

以食其為廣野君酈商為將將陳留兵與借攻開封酈生傳

云沛公引兵隨之乃下陳留為廣陽君言其弟酈商使將數

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此傳云屬沛公於岐從攻長社

攻長社按紀傳此說岐當與陳留高陽相近也

篇中文字乃一節見

此傳却與三前傳殊
格又別各以、字起
頭懸官名于其
附戰勇于下、
相承亦不用編年

馱從馬從旦音重
無龍馬之訓

先登賜爵封信成君從沛公攻緱氏絕河津破

秦軍洛陽東從攻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

關漢書音義曰漢中甸陽縣音詢。索隱曰案在漢中甸陽縣甸水上之關也。定漢中項

羽滅秦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商爵封信成

君以將軍為隴西都尉別將定北地正義曰

上郡正義曰破雍將軍烏氏音支。索隱曰烏

義曰縣乃在涇州安定縣之東四十里也。正

周類軍

柁邑索隱曰柁邑在邠州地。蘇駟軍於泥陽

徐廣曰駟一作駟。索隱曰此地縣名駟者龍馬也

源出羅川縣東北泥陽源則有泉於泥中潛流二十里

餘步而流入泥谷又有泥陽湫在縣東北四十里賜

食邑武成六千戶正義曰縣在華州。鄭縣東十三里。以隴西都尉

從擊項籍軍五月出鉅野與鍾離昧戰疾鬪受

梁相國印益食邑四千戶以梁相國將從擊項

羽一歲三月攻胡陵項羽既已死漢王為帝其

秋燕王臧荼石燕趙之界駟案漢書音義曰地名。索隱曰其地關。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徐廣曰

易州易州卻敵遷為右丞相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

卅世勿絕食邑五千戶正義曰號曰丞侯以

右丞相別定上谷正義曰因攻代受趙相國印以

右丞相趙相國別與絳侯等定代鴈門得代丞

右丞相趙相國別與絳侯等定代鴈門得代丞

右丞相趙相國別與絳侯等定代鴈門得代丞

相程縱守相郭同將軍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
 還以將軍為太上皇衛一歲七月以右丞相擊
 陳豨殘東垣又以右丞相從高帝擊鯨布攻其
 前拒徐廣曰一作和駟謂拒方陳拒音矩。索隱曰拒音巨。鄒氏引左傳有左拒右拒徐云一作和和軍門也。漢書作前垣小顏以為為攻其壁壘之垣也李奇以為為前鋒堅蔽若垣墻非也。陷兩陳得以破
 布軍更食曲周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別破
 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相大將各
 一人小將二人二千石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
 商事孝惠高后時商病不治文顯曰不其子寄字能治官事其子寄字
 況索隱曰酈寄字也鄒氏本作况亦立况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

傳無他異獨以十以字
 不避重疊致致班見眼
 目此紀事之轉態也若
 盡如他傳即吏文千百
 異不特不必刪亦奇則

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
 北軍於是乃使人劫酈商令其子況給呂祿索隱曰給欺也音待呂祿信之故與出游而太尉勃乃得入
 據北軍遂誅諸呂是歲商卒謚為景侯子寄代
 侯天下稱酈况賣交也班固曰夫賣交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
 以寄為將軍圍趙城十月不能下得俞侯欒布
 自平齊來乃下趙城滅趙王
 自殺除國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為夫人
 蘇林曰景帝王皇太后臧兒也景帝怒下寄更有罪奪侯景帝乃

此傳亦用四字冠一節
事與鄧通傳法同

以商他子堅封為繆侯徐廣曰因參者更封邑名蓋曰

書無續酈氏後繆靖侯卒子康侯遂成立遂成

卒子懷侯世宗立徐廣曰世一作他世宗卒子侯終根立

為太常坐法國除

汝陰侯正義曰汝陰即今湯城夏侯嬰沛人也為沛旣司御

索隱曰案林漢春每送使客還過沛泗上亭與高

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

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韋昭曰生口白也

高祖時為亭長重坐傷人如淳曰為吏傷人其罪重也告故不

傷嬰鄧展曰律有故乞鞠高祖自告不傷人索隱曰案

晉灼云獄結竟呼囚鞠語罪狀囚若稱枉欲乞鞠者

許之嬰女證之後獄覆索隱曰案韋昭曰高帝自口言不

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以是脫高祖高

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嬰時以縣令史為高

祖使上降沛一日正義曰上為于偽反使所吏反高祖

為沛公賜嬰爵七大夫以為太僕從攻胡陵嬰女

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張晏曰胡陵平所止縣平以胡

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

戶牖破李由軍雍丘下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

執帛常以太僕奉車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

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珪復常奉車從

嬰為太僕始終故傳
中每段稱奉車亦
每云兵車起攻疾
戰本職奉而名也

擊趙賁軍開封楊熊軍曲遇嬰從捕虜六十八
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索隱曰案說文云匱匣也謂得其時

自相部因復常奉車從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

趨攻戰疾賜爵封轉為滕公徐廣曰今也駟案鄧長

嬰為滕公奉車故號滕公。正義曰滕即因復奉車從

攻南陽戰於藍田芷陽索隱曰芷立日止地名以兵

車趨攻戰疾至霸上項羽至滅秦立沛公為漢

王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為太僕從入

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

軍漢王敗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

馬罷虜在後常蹶兩元欲棄之索隱曰蹶音厥又音巨月反一音居

衛反漢書嬰女常收竟載之徐行面雍樹乃馳服

曰高祖欲斬之故嬰圍樹走也面向樹也應劭云古者皆立

乘嬰恐小兒墜各置一而雍持之樹立也蘇林曰南陽人謂

抱小兒為雍樹面者大人以面首向臨之小兒抱大人頸似

懸樹也。索隱曰蘇林與晉灼皆同今則無其言或當時有

此說其應心服漢王怒行以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

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滎陽收散兵復振

賜嬰食祈陽徐廣曰祈一作沂。索隱曰蓋復常奉

車從擊項籍追至陳立定楚至魯益食茲氏索

曰縣名也地漢王立為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嬰以

理志屬大原太僕從擊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

從脾說足錄可刪

剖符世世勿絕以太僕從擊代至武泉雲中索

曰地理志武泉屬雲中○正義曰二縣在朔州善陽縣界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

軍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為胡所圍

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閼氏冒頓開圍一

角高帝出欲馳嬰固以行弩皆持滿外向卒得

脫益食嬰細陽千戶去屬汝南復以太僕從

擊胡騎句注北大破之以太僕擊胡騎平城南

三陷陳功為多賜所奪邑五百戶漢書音義曰時有罪過奪邑者

以賜以太僕擊陳豨布軍陷陳郤敵益食千

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上初

起沛常為太僕竟高祖崩以太僕事孝惠孝惠

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之間也

正義曰宋州陽山縣乃賜嬰縣北第第一曰迹我以尊異之

孝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

以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宮廢少帝以天子法駕

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為孝文皇帝復為大

僕八歲卒謚為文侯必不隱曰案姚氏云二輔故事曰

俗謂之馬冢博物志曰公卿也嬰葬至東都門外馬不行地悲鳴得石埒有銘曰佳城詩鬱二千年見白曰于塞滕公

居此室子夷侯竈立七年卒子共侯賜立三十

一年卒子侯頗尚平陽公主立十九歲元鼎二

以傳中亦有從字
法亦有以字法天用
名冠于其首夫此
不測唯錯係顛倒
不同耳變化不測
文其神乎

精神尤異獨在數
疾力字

年坐與父御婢姦罪白殺國除

穎陰侯

正義曰今陳州南一縣西

灌嬰者睢陽敗繒

者也

正義曰宋州宋城縣

高祖之為沛公略地至雍立下

章邯敗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初以中涓

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扛里疾鬪賜

爵七大夫從攻秦軍亭南開封曲遇戰疾力度

曰疾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雒

陽破秦軍尸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齧陽城

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

上賜爵執珪號昌文君索隱曰亦稱宣陵君沛公

皆非爵士加美號耳

立為漢王拜嬰為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為中

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邯於

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

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他軍走陶南疾戰破之賜

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索隱曰謂食杜縣之平鄉復以

中謁者從降下碭以至彭城項羽擊大破漢王

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

反張晏曰秦將以從擊破之攻下黃正義曰故城在曹州考城縣東

四里西收兵軍於滎陽楚騎來眾漢王乃擇軍

中可為車騎徐廣曰重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

史記卷六十五

嬰為大將故后戰功
時稱所將卒亦一體
格也

泉屬馮翊。正義曰：故城在
同州蒲城縣東南四十五里。**李必駱甲習騎兵**，少為

校尉，可為騎將。索隱曰：必甲，二人名也。姚氏案：漢紀桓

陽，閔內侯也。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

軍不信臣。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傳之。如淳曰：傳

音附，猶言灌嬰者，壯數力戰，乃拜灌嬰為中大

夫。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

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餉

道。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下，破

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張晏曰：主右方，擊

破拓公王武雷于於燕西。徐廣曰：拓屬霸陳。索隱曰：安下

淮陽國按滑州昨。**所將卒斬樓煩將伍人**。李奇曰：樓煩縣

城本南燕國也。名其人善騎射，故以名射士為樓煩。取其連尹一人。張晏

美常未必樓煩人也。張晏曰：樓煩，胡國名。傳莫敖連尹宮既尹是擊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

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以騎渡河南，送漢王到

雒陽，使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敖倉，嬰

遷為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良邑杜平鄉，以御

史大夫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

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軍華毋傷及將

吏四十六人，降下臨菑，得齊守相田光，追齊相

田橫至贏博，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

田橫至贏博，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

叙得有力處

騎將四人攻下高郵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所

將卒斬吸東密韓信攻龍且留公於高密索隱曰留

縣令稱公旋其名曰密縣名在北海漢書作假密假密地名不知所在未知孰是耳○正義曰留縣在沛郡公其今卒

斬龍且文穎曰所將卒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

將十人身生煮河亞將周蘭齊地已定韓信自立

為齊王使嬰前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

南破薛郡長身虜騎將一人攻博陽前至下相

以東南僮取虛忠徐索隱曰取音日秋慮音開取又音度

淮盡降其城邑一漢書音義曰生廣陵以御敵至廣陵

項羽使項聲薛公郊公復定淮北廣陵古平定也

嬰度淮北擊破項聲郟公下邳正義曰郟音斬薛

公下下邳擊破楚騎於平陽索隱曰小顏云此平陽

東平陽縣○正義曰南平陽縣城今兗州鄒縣也在兗遂降

彭城虜柱國項佗降留薛沛鄭蕭相攻苦譙正義

曰戶焦復得亞將周蘭與漢王會頰鄉徐廣曰苦

音以之反從擊項籍軍於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

煩將二人虜騎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

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受詔將車騎

別追項籍至東城正義曰縣在濠州定破之所將

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陳左右司馬各

卷之五十五

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由下東城歷陽

正義曰和州歷陽縣即今州城是也渡江破吳郡長且下

如淳曰雄長之長也○索隱曰下有郡守此長即令也如淳以為雄長非也○正義曰今蘇州也按如說非也吳郡長即吳郡守也一破吳郡長兵

於吳城下而得吳郡守身也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

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立為皇帝賜益嬰邑三

千戶其秋以車騎將軍從擊破燕王臧荼明年

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潁陰二

千五百戶號曰潁陰侯以車騎將軍從擊反韓

王信於代至馬邑受詔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

代左相破胡騎於武泉北

正義曰縣名在朔州北一百二十里復從

擊韓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

服虔曰胡名也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

沙石石

服虔曰沙石音沙○索隱曰劉氏音千則反

至平城為胡所圍從還

軍東垣從擊陳豨受詔別攻豨丞相侯敞軍曲

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

文穎曰特將之特也降曲逆

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

正義曰盧奴定州安喜縣是曲陽定州曲陽縣是安平定

州安國攻下東垣黥布反臣車騎將軍先出攻布

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二人又進擊破

布上柱國軍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誅

徐廣曰一作誅○索隱曰案漢書作肥誅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

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二千五百
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潁陰五千戶除前
所食邑凡從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
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
國相國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帝
崩嬰以列侯事孝惠帝及呂太后太后崩呂祿
等以趙王自置為將軍軍長安為亂齊哀王聞
之舉兵西且入誅不當為王者上將軍呂祿聞
之乃遣嬰為大將將軍往擊之嬰行至滎陽乃
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王呂誅呂氏事

正義曰風
方鳳反齊兵止不出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

兵歸嬰亦罷兵自汜陽歸與絳侯陳平共立代
王為孝文皇帝孝文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戶
賜黃金千斤拜為太尉三歲絳侯勃免相就國
嬰為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郡
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往擊匈奴匈奴去濟
北王反詔乃罷嬰之兵後歲餘嬰以丞相卒謚
曰懿侯子平侯阿代侯二十八年卒子彊代侯
十二年彊有罪絕二歲元光三年天子封灌嬰
孫賢為臨汝侯續灌氏後八歲坐行賊有罪國

除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
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刃屠狗賣
緝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廷德流子孫
哉余與他廣通為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

索隱曰案他廣樊噲曾之孫後失封蓋嘗誅太史公序蕭曹樊噲之功委具則從他廣而得其事故備也

索隱述贊曰

聖賢影響 雲蒸龍變 屠狗販緝
攻城野戰 扶義西上 受封南面
酈況賣交 舞陽內援 滕灌更王

弈葉繁衍

魏整云右具四傳皆叙述戰功之事地名國號將領郡邑守拜爵加封終
不一而鋪叙安排各有法度一傳各一体格必詳玩徐考乃得之若徒以為
載事之書則獵莽則作者之志昧矣

樊鄴滕灌列傳第二十五

史記九十五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史記九十六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

索隱曰案縣名屬陳留正義曰鄭州陽武縣也

好

書律曆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

如淳曰方版也謂書事在版上

者也秦以上置柱下史會為御史主其事或曰四方文書○索隱曰周秦皆有柱下史謂御史也所及侍立者在殿柱之下故老聃為周柱下史今蒼在秦代亦居斯職方書者方板謂小事書之於板也或曰主四方文書也姚氏以為下云明習天下圖書計籍三郡上計則方為四方文書是也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

過陽武蒼以交從攻南陽

蒼亦法當斬解衣伏

質

索隱曰小顏云質鑑也

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

怪其望大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從西入武關至

咸陽沛公立為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

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乃以張蒼為常山守
從淮陰侯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
為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為趙相相趙王耳耳卒
相趙王敖復徙相代王燕王臧荼反高祖往擊
之蒼以代相從攻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為北
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為計相如張晏曰以其所主因以為官號計一月
更以列侯為主計四歲如張晏曰以其所主因以為官號
與計相同時所卒立非久施也○索隱曰謂是時蕭何為
改計相之名更名主計也此蓋權時立號也相國而張蒼乃自秦時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
書計籍蒼又善用筭律曆故公及蒼以列侯居相

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云漢立皇子長為
淮南王而張蒼相之十四年遷為御史大夫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曰周苛秦時皆為泗水
卒史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卒監於是周昌周
苛自卒史從沛公沛公以周昌為職志徐廣曰王上
○索隱曰官名也職主也志旗幟周苛為客張晏曰為
也謂掌旗幟之官也音昌志反不掌張下賓各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為漢王以周苛為御
史大夫周昌為中尉漢王四年楚圍漢王於滎陽
急漢王遁出去而使周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
城欲令周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

古史直致如此高帝擁愛姬驕項乃全人以為小說可耳

虜矣項羽怒亨周苛徐廣曰四月三日也於是乃拜周昌為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以六年中與蕭曹等俱封封周昌為汾陰侯周苛子周成以父死事封為高景侯徐廣曰元年封封二十九年文帝後元四年謀父死國除昌為人彊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漢書音義曰以高帝時入奏事高帝方擁愛戚姬昌還走高帝遂得騎周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周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固爭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止而周昌廷爭之

寫真處修例謹然如此正得情狀

彊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知其不可正義曰期以口吃每語故重言期期也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既罷呂后側耳於東廂聽韋昭曰殿東堂也。索隱曰小顏云正寢之東西室皆號曰箱言以箱隱之形也見周昌為詭謝曰微君太子幾廢索隱曰幾是後戚姬子如意為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即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年少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孟康曰方與縣名公其號璽曰方與縣令也謂御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竒才也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周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正義曰古用簡禮書有錯謬以刀削

之故號曰何能至是乎居頃之趙堯侍高祖高祖
乃筆吏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之所以然趙堯進
請問曰陛下所為不樂非為趙王年少而戚夫
人與呂后有卻邪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
全乎高祖曰然吾私憂之不知所出
索隱曰謂不
也堯曰陛下獨宜為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
子羣臣素所敬憚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
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
有堅忍質直且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憚之
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乃召周昌謂曰吾欲固

人善事呂后公彊為我相趙王
正義曰相談世論云使周相趙
則如意無斃也周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
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
左遷
索隱曰諸侯王表有左官之律韋昭以為左遷下也
禁不得下仕於諸王也然地道尊右左賤故謂
也皆此類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公不
得已彊行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為趙相既行
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
史大夫者孰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趙堯為
御史大夫
徐廣曰十年也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
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為江邑侯
徐廣曰十一年高

呂孫謝病久之亦
死然愧荀息矣

祖崩呂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周昌令王稱疾
不行使者三反周昌固為不遣趙王於是高后
患之乃使使召周昌周昌至謁高后高后怒而
罵周昌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
何昌既徵高后使使召趙王趙王果來至長安
月餘飲藥而死周昌因謝病不朝見三歲而死
徐廣曰謚悼也○索隱曰漢書列傳及表咸言周昌謚悼韋昭云或謚惠非也漢書又曰傳子至孫意有罪國除景帝復封昌孫左車為安陽侯有罪國除也後五歲正義曰高后之年高后聞御史大夫江邑侯趙克高祖時定趙王如意之畫乃抵克罪徐廣曰呂后元年國除以廣阿侯任敖為御史大夫

任敖者故沛獄吏高祖嘗辟吏正義曰吏較系呂后遇之不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及高祖初起敖以客從為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為漢王東擊項籍敖遷為上黨守陳豨反時敖堅守封為廣阿侯食千八百戶高后時為御史大夫三歲免徐廣曰文帝二年任敖卒謚侯曾孫越人元鼎二年為太常坐酒酸國除鞫案漢書任敖孝文元年薨徐誤也○索隱曰皆徐氏據漢書為訛而誤云二年裴駘又引任安書證為得其實○正義曰樞史記書表云孝文二年卒漢表又云封九十年卒計高祖十一年封到文帝二年則十九年矣而漢書誤裴氏不考乃云徐誤何其二過也以平陽侯曹窋為御史大夫高后崩不與大臣共誅呂祿等免以淮南相張敖為御史

大夫廿蒼與絳侯等尊立代王為孝文皇帝四年
丞相灌嬰卒張蒼為丞相自漢興至孝文二十
餘年會天下初定將相公卿皆軍吏張蒼為計
相時緒正律曆文穎曰緒尋也以高祖十月始至
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為歲首弗革推五德
之運以為漢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正義曰姚察云蒼是秦人
猶用推五勝之法以周赤馬為火漢勝火以水也吹律調樂人之音聲及以
比定律令如淳曰比謂五音清濁各有所比也以定十二
取類以定法律與條令也正義曰比音鼻或音必復反謂比方也若百工天下作程品
如淳曰若順也百工為器物皆有尺寸斤兩皆使得宜
此之謂順晉灼曰若預及之辭○索隱曰晉灼說為律至

於為丞相卒就之故漢家言律曆者本之張蒼
蒼本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善律曆漢書
曰蒼書十八篇張蒼德王陵王陵者安國侯也及
蒼貴常父事王陵陵死後蒼為丞相洗沐常先
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為丞相十餘年
魯人公孫臣上書言漢土德時其符有黃龍當
見詔下其議張蒼張蒼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
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為博士草土
德之曆制度更元年張丞相由此自絀謝病稱
老蒼任人為中候張晏曰所選保任者大為姦利

高帝功臣龍虎
以安在而張蒼居以庸
才倫位無言論力
業為相至十五年
百餘歲以善終

上以讓蒼蒼遂病免蒼為丞相十五歲而免孝
景前五年蒼卒諡為文侯子康代侯八年卒子
類徐廣曰一作類音曠代為侯八年坐臨諸侯喪後就位
不敬國除索隱曰案漢書云傳子至孫類有罪國除今此
同初張蒼父長不滿五尺及生蒼蒼長八尺餘
為侯丞相蒼子復長漢書云長八尺及孫類長六尺餘
坐法失侯蒼之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
為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蒼年百有
餘歲而卒

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以材官蹶張

徐廣曰勇建有材力開張駟案

太史公叙事不煩瑣
常舉一二以緊餘其
叙一事每詳細的
如見讀之如生見其
人故勝

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脚蹋強弩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士○索隱曰孟康曰主張強弩蹶音其月反漢令曰蹶張士百人從高帝擊項籍遷為隊率索隱曰從擊黥布軍為都尉孝惠時為淮陽守孝文帝元年舉故吏士二千石從高皇帝者悉以為關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而申屠嘉食邑五百戶張蒼已為丞相嘉遷為御史大夫張蒼免相徐廣曰後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竇廣國為丞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廣國賢有行故欲相之念久之不可而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餘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為丞相因故邑封為故安侯正義曰今易州界武

即通每鄧通一節
便見為丞相介直
有大臣之風故輔叙
詳悉他則收拾常推
以古今不相及也

陽城中東南隅故城是也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賞賜累巨萬文帝嘗燕飲通家其寵如是是時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禮丞相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鄧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帝文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故不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

之如身曰嘉語其吏曰又使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者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文帝泣曰丞相幾殺臣嘉為丞相五歲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二年鼂錯為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謫罰侵削諸侯而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錯為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堧垣服虔曰宮外垣也如淳曰堧乃喚反韋昭音而緣反又音軟嘉聞之欲因此以法錯擅穿宗廟垣為門奏請誅錯錯恐夜入宮上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謁自歸景帝正義曰自歸帝首露至朝丞相奏請誅內史

錯景帝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墼垣故他官

居其中系隱曰漢書作元官謂散官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罷

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先請之為錯

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謚為節侯子共侯茂代

三年卒子侯去病代三十一年卒徐廣曰一本無此去病而云共

侯茂二十三子子侯史代六歲坐為九江太守

受故官送有罪國除自申屠嘉死之後景帝時

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為丞相徐廣曰陶青高祖

益夷劉舍本項氏親也賜姓劉及今上時柏至侯許

昌

徐廣曰高祖功臣許溫之孫謚哀侯

平棘侯薛澤

徐廣曰高祖功臣廣平侯薛歐之孫

平棘節侯薛澤

武彊侯莊青翟

徐廣曰高祖功臣莊不識之孫

高陵侯趙

周

徐廣曰周父夷吾為楚王戊太傅諫爭而死

等為丞相皆以列侯繼

嗣疑疑

徐廣曰疑音七角反一作斷一作躡○索隱曰疑音側角反小顏云持整之兒漢書作躡躡音初角反斷音都亂反義如尚書斷斷倚無他技

廉謹為丞相備貞而已無所

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

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曆為漢名相而絀賈生

公孫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顛

頊曆何哉

張晏曰不考經典專用顛頊曆何哉

周昌木彊人也

正義曰言其質

直掘強如木石焉

任教以舊德用

張晏曰謂傷辱呂后吏

申屠嘉可

此因張倉併及其時代之相者又因周昌及申屠一等難直與陳平傳之陵同皆變休之妙者

此後化車丞帝丞相
等非古文稽先生錄也

以下文寢裏蓋又
稽先生所不為者

謂剛毅守節矣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孝武時丞相多甚不記莫錄其行起居狀略且
紀征和以來有車丞相長陵人也名千卒而有
韋丞相代索隱曰自車千秋已下皆褚先生等
韋丞相賢者魯人也以讀書術為吏至大鴻臚
有相工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工相之
至第二子其名玄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韋丞
相言曰我即為丞相有長子是安從得之後竟
為丞相病死而長子有罪論不得嗣而立玄成
玄成時佯狂不肯立竟立之有讓國之名後坐

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為關內侯失列侯
得食其故國邑韋丞相卒有魏丞相代
魏丞相相者濟陰人也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
武皆令諸吏帶劍帶劍前奏事或有不帶劍者
當入奏事至乃借劍而敢入奏事其時京兆尹
趙君名廣丞相奏以免罪使人執魏丞相欲求
脫罪而不聽復使人脅恐魏丞相以夫人賊殺
侍婢事而私獨奏請驗之發吏卒至丞相舍捕
奴婢皆擊問之實不以兵刃殺也而丞相司直
繁君索隱曰嚴系奏京兆尹趙君迫脅丞相誣以

繁君索隱曰嚴系
姓也言波文

夫人賊殺婢發吏卒圍捕丞相舍不道又得擅
屏騎士事趙京兆坐要斬又有使掾陳平等劾
中尚書疑以獨擅劫事而坐之大不敬長史以
下皆坐死或下蠶室而魏丞相竟以丞相病死
子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為關內
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魏丞相卒以御史大
夫邴吉代

邴丞相吉者魯國人也。以讀書好法令至御史
大夫孝宣帝時以有舊故封為列侯。而因為丞
相。明於事有大智。後世稱之。以丞相病死。子顯

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失列侯得
食故國邑。顯為吏至大僕。坐官耗亂身。及子男
有姦。賊免為庶人。邴丞相卒。黃丞相代。長安中
有善相工田文者。與韋丞相魏丞相邴丞相微
賤時會於客家。田文言曰。今此三君者皆丞相
也。其後三人竟更相代為丞相。何見之明也。
黃丞相霸者淮陽人也。以讀書為吏。至潁川太
守。治潁川以禮義。條教喻告化之。犯法者風曉
令自殺。化大行。名聲聞。孝宣帝下制曰。潁川太
守霸以宣布詔令。治民道不捨遺。男女異路。獄

中無重囚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徵為京兆尹
而至丞相復以禮義為治以丞相病死子嗣後
為列侯黃丞相卒以御史大夫于定國代于丞
相已有廷尉傳在張廷尉語中于丞相去御史
大夫韋玄成代

韋丞相玄成者即前韋丞相子也代父後失列
侯其人少時好讀書明於詩論語為吏至衛尉
徙為太子太傅御史大夫薛君免名廣德也為御史
大夫于丞相乞骸骨免而為丞相因封故邑為
扶陽侯數年病死孝元帝親臨喪賜賞甚厚子

嗣後其治容容隨世俗浮沉而見謂諂巧而相
工本謂之當為侯代父而後失之復自游官而
起至丞相父子俱為丞相世間美之豈不命哉
相工其先知之韋丞相卒御史大夫匡衡代
丞相匡衡者東海人也好讀書從博士受詩家
貧衡傭作以給食飲才下數射策不中至九乃
中丙科其經以不中科故明習補平原文學卒
史數年郡不尊敬御史徵之以補百石屬薦為
郎而補博士拜為太子少傅而事孝元帝孝元
好詩而遷為光祿勳居殿中為師授教左右而

漢法丞相必有御史大夫

縣官坐其旁聽其善之日以尊貴御史大夫鄭
弘坐事免而匡君為御史大夫歲餘韋丞相死
匡君代為丞相封樂安侯以十年之間不出長
安城門而至丞相豈非遇時而命也哉深惟士
之游官所以至封侯者微甚徐廣曰微一作徵然多至御
史大夫即去者諸為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
幸丞相物故也高堂降答魏朝訪曰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於事或乃陰
私相毀害欲代之然守之日久不得或為之日
少而得之至于封侯真命也夫御史大夫鄭君
守之數年不得匡君居之未滿歲而韋丞相死

即代之矣豈可以智巧得哉多有賢聖之才困
危不得者眾甚也索隱曰案此論匡衡已來事則後人所述也或亦稱太史公其序述淺陋以何誣也

索隱述贊曰

張蒼主計 天下作程 孫臣始絀

秦曆尚行 御史亞相 相國阿衡

申屠面折 周子廷爭 其他媻媻

無所發明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史記九十六

東坡史論云
太史公之傳鄴食其
也諱接楚推之謬不
載焉是之留侯傳
以傳登王鄴生狂
態
狂生是本相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史記九十七

酈生食其著正義曰酈曰異陳留高陽人也徐廣曰今在國

縣○索隱曰案高陽屬陳留國縣高陽鄉名也故舊傳云

食其國高陽鄉人○正義曰陳留風俗傳云高陽在雍立西

南地志云圍城在汴州雍立縣西南食好讀書家貧

落魄無以為衣食業應劭曰落魄志行衰惡之兒也晉

案鄭氏云為里監門吏正義曰監音甲衫反戰國策云王

也狀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生及陳

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正義曰徇略也過高陽者數十

人酈生問其將皆握齧應劭曰握齧急促之兒○索

音鹿角反韋昭好苛禮索隱曰案苛亦作荷賈逵自用

云握齧小節也

云苛煩也小顏云苛細也

音鹿角反韋昭

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乃深自藏匿。後聞沛公將兵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服虔曰：食其里中子適作沛公騎士。○索隱曰：適音釋服虔蘇林皆云沛公騎士適是食其里中人。案言適近作騎士也。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騎士歸酈生。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索隱曰：案先謂先容言無人為我作紹介也。○正義曰：為于偽反。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漉溺其中。索隱曰：漉所由反，溺乃弔反，亦如字。漉即溺也。與人言，常大罵，未

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弟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說者。沛公至高陽傳舍，徐廣曰：二世三年二月。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索隱曰：倨樂彥云：邊牀曰倨。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索隱曰：案豎者僮僕之稱。沛公輕之，以比奴豎。故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正義曰：攝，斂著也。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喜

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
之衆一作烏合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
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
四通五達之郊也如淳曰四面中央凡五達也今其
城又多積粟臣善其令正義曰言良其與請得使
之令下正義曰令之力征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
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
下陳留號酈食其為廣野君酈生言其弟酈商
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酈生常為說客
馳使諸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

升卷曰此其所以起酈
生說辭也史筆之妙
天之天者大言也傳蓋
傳其態得其口

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越彭越反梁地則
分兵救之淮陰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
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因曰臣
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索隱曰管子云王者以民
之天者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管子云王者以民
為天而民人以食為天索隱曰安未此夫教倉天
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廼有藏粟甚多楚人拔
滎陽不堅守救倉廼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臯
索隱曰適音直此乃天所以
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其便索隱曰

索隱曰適音直
云即所謂適戍又音陟
反卒音租忽反

言不取救倉是漢却自奪其便利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

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播蕩農夫釋

耒工女下機素隱曰案謂女工土巧也漢書作紅音功天下之心未有

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

粟正義曰敖倉在鄭州滎陽縣四十五里石門之東北臨汴水南帶三皇山秦時置倉於敖山上故名敖倉

塞成臯之險正義曰即泥水縣山杜大行之道章昭曰在河內野玉北也距

蜚狐之口如淳曰上音黑壺關也案蜚狐在代郡西南○正義曰按蔚州飛狐縣北百五十里有秦漢故郡

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効實形制

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

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

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
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
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掖上曰善迺
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
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
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即齊
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曰歸漢曰
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
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
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

楚強漢弱故諸
費而舉時衆人
語未必田穰不知
之獨諸侯之兵四
而至蜀漢之粟
方船而下兩語
氣魄勇人所謂
天之福也

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
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
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為之用
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索隱曰
方船謂並舟也戰國策云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
方船積粟循江而下也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而所忘戰勝
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
事為人刻印刻而不能授孟康曰刻斷無復廉鏐也
侯印不能以封其人也○索隱曰刻音五官反案郭象注
莊子云立法而刑斷無圭角漢書作刻言玩惜不忍授人攻
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

為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
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
正義曰下共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
援音爰索隱曰北魏謂魏豹在河北故也
亦謂之西魏以大梁在河南故也此蚩尤之兵也非
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
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大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
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
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
為然迺聽酈生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酈生日縱
酒淮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迺夜度

項漢云未白也字使人失笑

兵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為酈生賣已廼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亨汝酈生曰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為苦更言齊王遂亨酈生引兵東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列侯功臣思酈食其酈食其子酈疥數將兵功未當侯上以其父故封疥為高梁侯後更食武遂嗣

二世

索隱曰疥音界地里志武遂屬河間案漢書作武陽子遂衍字誤也

元狩元年中武

遂侯平

正義曰年表云卒子敵嗣卒子平嗣元年有罪國除而漢書云更食武陽子遂嗣恐漢書誤也坐

詐詔衡山王取百斤金當棄市病死國除也

賈比他說事最情實而濃厚

陸賈者楚人也

索隱曰案陳留風俗傳云陸氏春秋時陸渾國之後晉侯伐之故陸渾子奔楚

賈其後又陸氏譜云承宣公友子達食采於陸鄉號曰陸侯達生發發生臯適楚賈其孫也

以客從高

祖定天下名為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

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

索隱曰趙地為南越

尉他音駝尉故曰尉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為南越王陸生

至尉他他音駝雖結服虔曰魁音推今兵士推頭結○索隱曰魁

字從結且案其魁結二字依字讀之亦通謂夷人本下被髮左衽今他同其風俗但魁其髮而結之也箕倨見

陸生陸生因進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

墳墓在真定

索隱曰趙地也本名東垣屬常山

今足下反天性棄

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

索隱曰案

淮浩云抗對山一衡車扼上橫木也抗禍且及身矣且夫

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

陽項羽倍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

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諸侯遂誅

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

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

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

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

面稱臣迺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

聞之掘燒王先人家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

萬眾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

他迺蹶然起坐索隱曰蘇林音厥禮記子夏謝陸生

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

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曰我孰與

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為

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

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眾

車輦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

也今王眾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

若漢一郡王何迺比於漢尉他大笑曰吾不起

泮字即泮字通
漢云泮字奇

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渠音詎○

書作遠字小類以為有迺大說陸生留與飲數月曰

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

生橐中裝直千金張晏曰珠玉之寶也裝裹也○索隱曰漢

屬又案詩傳曰大曰橐小曰囊他送亦千

金蘇林曰非橐中物故曰他送也陸生卒拜尉他為越王令稱臣

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為太中大夫陸生

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

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

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

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

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趙氏秦姓也○索隱曰案韋

廉造父有功周繆王封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

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憚而有慙色迺

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

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迺粗述存亡之徵

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

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正義曰七錄二公新孝惠帝

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陸生

自度不能爭之迺病免家居以好畷田地善正義

左右呼萬歲幸甚回
心向道也

安車駟馬不必兼字
歌舞琴瑟惟恐不多

數見不鮮恐其久而厭
也注非漢書改作擊鮮
尤謬勿以恩公為也待
其身如客子亦如客也
言無久厭公正接上句
數見不鮮意鮮新也

曰時音止雍州縣也可以家焉有五男廼出所使越得橐中

裝賣千金正義曰漢制一金直千貫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

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

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徐廣曰汝一作八過汝汝

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

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

過索隱曰率音律過音戈其下過字音光則反數見不鮮索隱曰音朔現

之物也漢書作數擊鮮如淳云新殺曰鮮也無以恩公

為也韋昭曰恩汚辱之索隱曰恩患也公賈自謂也言汝諸子無以厭患公也呂太后時

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

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常燕居深念陸生

往請漢書音義曰請若問起居直入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

見陸生索隱曰深念深思之也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

生揣我何念孟康曰揣度也韋昭曰揣音初委反陸生曰足下位為

上相食三萬戶侯索隱曰案陳平傳食戶五千以曲逆秦時有三萬戶心復業至此故稱也

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可回患諸呂少

主耳陳平曰然為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

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效附士務附

徐廣曰務一作豫天下雖有變即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

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

五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為陳平畫呂氏
數事陳平用其計迺以五百金為絳侯壽享且
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
益衰陳平迺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
萬遺陸生為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間
名聲藉甚漢書音義曰言很藉甚盛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
頗有力焉孝文帝即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
等乃言陸生為太中大夫往使尉他令尉他去
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語在南越語中
陸生竟以壽終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
有臯去後復事黥布布欲反時問平原君平原
君止之布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索隱曰梁父侯漢書云遂布臣非也且瓚曰布不用梁父侯計遂反耳其說見也漢已誅布聞平原君
諫不與謀正義曰得不誅語在黥布語中黥布列傳
此平原君為人辯有口刻廉剛直家於長安
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
后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及平
原君母死陸生素與平原君善過之平原君家
貧未有以發喪索隱曰案此氏云謂欲葬時須發殯言口故云發喪也方假貸

服具陸生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賀
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
我乎陸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
不知君以其母故張晏曰相知當同恤火危母在故義
在義不以身許人也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
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昔平昭曰衣服曰稅稅當為錢也錢音式芮反亦音遂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稅凡五百
金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
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
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

平原君伴不救
辟陽侯乃陰
孝惠帝臣求便
宜安在其更
有即直也且母
乃以母長受福
之德哉

人欲見平原君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君廼
求見孝惠幸臣閱籍孺索隱曰按侯幸傳云高祖時有籍孺孝惠時有閱孺今惣
言閱籍孺誤也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
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
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何不肉
袒為辟陽侯言於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
驩兩主共幸君君貴富益倍矣於是閱籍孺大
恐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
平原君平原君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為倍已
大怒及其成功出之廼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

此述鄒生事與前傳同
而文更活脫可動心目

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如淳曰辟陽侯與諸呂相親信也為罪宜誅者至深
○索隱曰如淳之說非也案小顏云直言辟陽侯與諸呂相知情義至深重得其理也一而卒不誅
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帝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諸呂故文帝聞其客平原君為計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平原君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殺為平原君曰我死禍絕不及而身矣遂自剄孝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意殺之廼召其子拜為中大夫索隱曰案下文所謂與太史公善者使匈奴單于無禮廼罵單于遂死匈奴中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

此為平原君作傳
而後專言鄒生事
蓋鄒生傳述其
說齊受夏之事
此述其初謁高
帝之事亦述其
畧此道其詳

門上謁曰高陽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不義故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盡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徐廣曰側注冠一名高山沛公曰為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案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徐廣曰二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

本言而公
高陽酒徒

前言沛公名都
聖洗而見之此乃言
都自世謂沛公
雪足而後入所載
之語亦不同此有
二聞故備紀之耳

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
曰延客人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
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
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夫
足下欲與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
印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
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為
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
王之意矣廼延而坐之問所以取天下者酈生
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者天下

之據衝也兵之會地也積粟數千萬石城守甚
堅臣素善其令願為足下說之不聽臣請為
足下殺之而下陳留足下將陳留之眾據陳留
之城而食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從兵已成足
下橫行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聞
命矣於是酈生廼夜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為
無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
大功今獨為亡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為足下危
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
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之意

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則夜半時斬陳留令首
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
竿以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今固已斷矣今後下
者必先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
下沛公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
粟留出入三月從兵以萬數遂入破秦

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
東擊項籍而引軍於鞏洛之間酈生被儒衣往
說漢王迺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
高陽得酈生兄弟余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

當世之辯士至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
之

索隱述贊曰

廣野大度	始官側注	踵門長揖
深器重遇	說齊歷下	趣鼎何懼
陸賈使越	尉他懾怖	相說國安
書成主悟		

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史記九十七

序列簡要玩則得之

叙新功與昔相國世家并樊鄴滕灌列傳同一凡例已見前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史記九十八

陽陵侯地理志云馮相陽陵縣傅寬以綏五大夫騎將從為

舍人起橫陽索隱曰按橫陽邑名在韓韓公子成初封橫陽君張良立為韓王也○正義曰括地

志云故橫城在宋州宋城縣西南三十里按蓋橫陽也從攻安陽正義曰後魏地

楚立縣西十里安陽故城是也宋州紅里擊趙賁宣於

開封及擊楊熊曲遇正義曰曲丘羽反遇牛恭反司馬

州中牟縣也陽武正義曰鄭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

霸上沛公之為漢王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索隱

曰謂美號耳非從入漢中遷為右騎將從定三秦

賜食邑雕陰徐廣曰屬上郡○索隱曰案孟康云縣名

也○正義曰鄜州洛交縣三十里雕陰故

城是從擊項籍待懷服虔曰待高帝於懷○索隱曰

也賜爵通德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

騎將一人赦下徐廣曰赦益食邑屬淮陰索隱曰張

淮陰者終言之也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

突殘博索隱曰博太山縣也顧祕監益食邑因定齊

地剖符世世勿絕封為陽陵侯二千六百戶除

前所食為齊右丞相備齊張晏曰時田橫未降故設

韓信相五歲為齊相國正義曰為齊悼惠四月擊手陳

豨屬太尉勃以相國代丞相曾擊豨一月徙為

代相國將屯如淳曰既為相國有警則將卒而屯守也

新欽傳中叙事
有法

初諸王官屬如漢朝故代有丞相案孔文祥云邊二歲

為代丞相將屯孝惠五年卒謚為景侯子須侯

精立二十四年卒子共侯則立十二年卒子侯

偃立二十一年坐與淮南王謀反死國除

信武侯斬欽索隱曰欽音翁以中涓從起宛胸正義曰上

擊秦軍亳南開封東北斬騎十人將一人徐廣曰

侯首五十七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封號臨平

君又戰藍田北斬車司馬二人張晏曰騎長一人

張晏曰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

騎之長

求俱反曹文濟陽正義曰曹州宛破李由軍

州縣也

南二十五里濟陽故城

將一作

張晏曰

立為漢王賜歙爵建武侯遷為騎都尉從定三
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
將卒斬車司馬侯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
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保雍丘去擊反者王武等
略梁地別將擊邢詵軍張晏曰特起兵者也說音南
南徐廣曰今日考城○索隱曰破之身得詵都尉二
人司馬侯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破
楚軍滎陽東二年賜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
內擊趙將賁郝上音肥下音縣○索隱曰漢書曰非趙賁
軍朝歌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

十匹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下七縣別攻破趙
軍得其將司馬二人侯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
人從攻下邯鄲別下平陽徐廣曰鄴有平陽城○正
在相州臨漳縣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守各
一人孟康曰將降鄴以攻朝歌邯鄲及別擊破
趙軍降邯鄲郡六縣徐廣曰邯鄲高還軍敖倉破
項籍軍成臯南擊絕楚饗道起滎陽至襄邑破
項冠軍魚正義曰魚首城之下略地東至緡郟下
郟索隱曰案地理志緡屬東海○正義曰今緡南至靳
竹邑索隱曰二邑名靳在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

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江陵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案隱曰案孔文祥云共敖子共尉生致之雒陽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出世勿絕定食四千六百戶號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為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豨丞相敞破之索隱曰小顏云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益封定食五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三十二人別破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徐廣曰一本無此五

字三十九人高后五年歎卒謚為肅侯子亭代侯二十一年坐事國人過律索隱曰案劉氏云事役使也謂使人違律數多也孝文後三年奪侯爵除

蒯成侯緜者張表曰蒯音官蒯之蒯○索隱曰姓周名緜音裴漢書作蒯從蒯從呂今書本並作菅蒯音葑非也蘇林音簿催反晉灼案功曰表屬長沙崔浩音簿壞反楚漢春秋作馮成侯則裴馮聲相近此得其實也○正義曰括地志云蒯亭在河南西十四里蒯中輿地志云蒯成縣故陳倉縣之故鄉聚名也周緜所封山晉武帝咸寧四年分陳倉立蒯城縣屬始平郡也沛人也姓周氏常為高祖參乘以舍人從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食邑池陽正義曰雍州涇陽縣西北三里池陽故城是也東絕甬道從出度平陰遇淮陰侯兵襄國軍不利下

語通婦人

不利終無離上心徐廣曰蒯成侯表云遇淮陰侯軍襄國杜漢約分鴻溝以縹為信武侯戰
 敢離上以縹為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戶高祖十
 二年以縹為蒯成侯除前所食邑上欲自擊陳
 豨蒯成侯泣曰始秦以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
 常自行是為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
 殿門不趨殺人不死至孝文五年縹以壽終謚
 為貞侯正義曰謚為尊侯一作卓子昌代侯有罪國除至孝景
 中二年封縹子居代侯徐廣曰表云孝景中元年封縹子應為鄆侯謚康中二年
 侯居立沛郡有鄆縣鄆一水鄆口索隱曰鄆蘇林音多屬陳
 國地理志云沛郡有多縣案此文云子居表云子應不同者
 至元鼎三年居為太常有罪國除

須溪云以傷心語
 不得不復之為厚
 君子是反語猶今
 文言假未成

太史公曰陽陵侯傳覽信武侯斬歙比高爵徐廣曰此
曰一無高字又一本皆從高祖從高祖起山東攻項籍誅殺名將
 破軍降城以十數未嘗困辱此亦天授也蒯成
 侯周緹操心堅正索隱曰操音倉高反身不見疑上欲有所
 之未嘗不垂涕此有傷心者徐廣曰此一作比比然可謂篤
 厚君子矣

索隱述贊曰

陽陵信武 結髮從漢 動叶人謀
 功實天贊 定齊破項 我軍常冠
 蒯成委質 夷險不亂 主上稱忠

敬傳只叙畢
皆古今大事也

南宮遠子曰昔周成
王下居成周也其命
曰予一人魚有天下
俾就百姓敢無事上
乎使予有罪則四旁
伐之無難得也妻
敵之說本此

武功縣西南二十三里故聚城是也說文云邠帝之後姜
姓所封國齊外家也毛萇云邠姜姬國堯見天因邠而生后
稷故因封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姓居豳大
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張晏曰言馬箠示約國人爭
隨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
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正義曰呂望宅及廟在蘇州海鹽縣西也伯夷孤竹國在平州皆濱
東海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
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傳
相焉廼營成周洛邑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王城一名河南城本郊鄆周公所築在洛州河南縣北九里苑中東北隅帝王紀云武王伐紂營洛邑而定鼎焉按此即營都城也書云乃營成周括地志云洛陽故城在洛州洛陽城東二十六里周公所築即成周城也尚書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帝王世紀云居阨鄘之衆按劉向

輓輅子有許
天見識

說周之美豈言居頑民之
所以此而論漢書非也 以此為天下之中也諸侯
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
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
阻險今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成蒔天下
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莊
曰附離不以膠漆也○索隱曰案謂使離者相附也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
大國之民莫不賓服効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
而為兩正義曰公羊傳云東周者何成周也西周者何王城也按周自平王東遷以下十二王皆都王城至
敬王乃遷都成周王赧又居王城也 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
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沛沛卒三千

呂東萊曰婁敬所談秦之形勢乃周之形勢也蓋夏錫中文武西周而秦竊樹之耳

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臯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也因秦之故資其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索隱曰案職國策蘇秦說惠王曰大王之國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高誘注云府聚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搯其脰張晏曰脰喉也○索隱曰搯音厄脰音胡浪反一音胡剛反蘇林以為脰頸大脈俗所謂胡脈也拊其背未

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搯天下之脰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都關中索隱曰案謂即日西都之計定也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為奉春君索隱曰按張晏云春為歲之始以其首謀都關中故號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正義曰上力為反下許又反也使者十輩

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韋昭曰夸張矜大也今臣往

徒見羸瘠老弱

索隱曰言羸力為反瘠音稷瘠瘦也漢書作齒音漬齒肉也恐非

此必

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

是時漢兵已踰句注

正義曰句注山在代州馮門縣西北三十里

二十餘

萬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

今廼妄言沮吾軍

索隱曰沮音才叙反詩傳曰沮止也壞也

械繫敬廣

武

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馮門正義曰廣武故縣在句注山南也

遂往至平城匈

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

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以

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矣廼封敬二千戶為關

內侯號為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

胡當是時冒頓為單于兵彊控弦三十萬

應劭曰控劭也

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

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

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

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

不能顧為奈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

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

以為闕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

說夫開得口
要人見女亦任
渠將去

其言何善其來死極
敬所言之殺父妻群
母則又何有于大父
使多何即是而計則
不待折以弱而自窮
矣

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遣因使辯
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墻死則外孫為
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
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
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不肯貴近無益也高
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
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
家人子名為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
約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主
張晏曰白羊匈奴國名○索隱曰案張晏云白羊國名二者
並在河南河南之案在朔方之河南舊並匈奴地也今亦謂

須溪云新破少民與
百萬可具自相忤
故知後主不復慮

俗胡都關中
兩事結案在此

須溪云此規國為
世慮之所言皆儒者
而儒者能及不可
羊表輕之也

秦中之新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
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
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與今陛下雖
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彊
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願陛下
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
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
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迺使劉敬徙所
言關中十餘萬口索隱曰案小顏云今高陵陳陽諸田
華陰好時諸景及三輔諸屈諸懷尚

多比此時

不載所終

所徙

須溪云秦何嘗盡
擯文學滅博士諸生
待詔必有其所亦必
有養直惡下流無
所可考矣又云以攻
斬入陳而猶以為將
也可怒甚矣

叔孫通者薛人也。薛灼曰楚漢春秋名何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改斬入陳於公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贊曰將謂逆亂也公羊傳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為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間郡守尉今捕論何足憂

二世喜曰聖意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案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言盜者有罷之廼賜叔孫通帛二十匹衣一索隱曰安小國語謂之一種賈逵案禮記冠必有表不單衣必有裳謂之一稱杜預云衣單復具云稱也拜為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反告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正義曰廼去之也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叔孫通從之敗於定陶從懷王懷王為義帝徙長沙叔孫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漢王敗而西因竟從漢叔孫通

儒服漢王憎之索隱曰廼變其服服短衣楚製

索隱曰漢王喜叔孫通之降漢

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

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幸

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索隱曰

類集云大猾索隱曰叔孫通聞之廼謂曰漢王方蒙矢石

爭天下漢書曰諸生寧能鬪乎故先言斬

將搴旗之士張晏曰搴卷也瓚曰按取曰搴楚辭曰朝搴

我不忘矣漢王拜叔孫通為博士號稷嗣君

案方音云南方取物為搴許慎云搴取也諸生且待我

邦國賢曰兩生尚矣
叔孫通以禮為通
者也然則禮於繁
其與也乎存乎禮
我而與于簡日勿
之文漢高不能行
殷之質夏之忠何
往不可我者簡且
漢高未必不從也
也不以簡日易量
而以前身重達君
故秦像足采秦
苛既降而務後
之此通之罪也

曰蓋言其德業足以繼蹤齊稷下之漢五年已并天下

諸侯共尊漢王為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

號高帝采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羣臣飲酒爭功

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

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

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

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

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

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

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

叔孫通後隨然兩
生言亦未究其本
也夫天下不可一日無
樂所謂百年而與
者及其成功耳若
必待百年而後詠
禮則百年之前所
為治者何事我但
言叔孫通非其人
則得矣

漢書此與美人習
法無異

為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
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
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
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
忍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
汗我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
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
餘人為伯徐廣曰表位標音子外及駟案如淳曰
置設綿索為習肄處龍謂以茅前樹地為
纂位春秋傳曰置草繩也○索隱曰晝昭云引繩為綿立表
為纂立曰茲命曰反貫遠云東茅以表立為繩又纂文云繩今之
纂字包豈立曰即
沈反又音節野外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

如畫

觀上既觀使行禮曰吾能為此廼令羣臣習肄
索隱曰隸亦
習也古音異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
皆朝十月索隱曰小頤云漢以十月為正故行朝出廟之禮
史家追書十月也案諸書並云十月為歲首不
言以十月為正月古今注
亦云羣臣始朝十月也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
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官設兵張旗志
徐廣曰案小頤傳聲教入
一作儀傳言趨者皆令趨趨疾行致敬也殿下郎中俠
陛陛士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
方東鄉立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
賓臚句傳漢書曰臚傳從上下為臚○索隱曰蘇林云
上傳語土口下為臚下傳語土口上為句臚猶行若
左五年昭云上八行掌賓客之禮今謂之為臚也九賓則周禮九
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漢依此以為臚傳以次

專令上也。白秀注莊子云從上。語下為曠。日問句音九注反。於是皇帝輦出房百

官執職音守音警音。徐廣曰一作職。索隱曰安乘輿服志云設

而輿為尊也。職音職。傳警者漢儀云。帝輦動則左右侍惟。惟者稱警。是也。引諸侯王以下至

史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

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文頴曰作酒令法也。蘇林曰

入置酒矣。索隱曰姚氏云進止有禮也。古人諸侍必殿

飲酒不過三爵。君臣百拜終日宴不為亂也。上皆伏如傳曰抑首如傳曰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

者三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

置酒無敢謹諱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廼今日

知為皇帝之貴也。廼拜叔孫通為太常。賜金五

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

臣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叔孫通

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廼皆喜曰叔孫

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漢九年高帝徙叔

孫通為太子太傅。漢十二年高祖欲以趙王如

意。易太子。叔孫通諫上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

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

笑。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

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

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徐廣曰攻猶今人言擊也。一作啖。駟案如傳曰食

無菜茹為啖。○索隱曰：案孔文祥云：與帝共攻冒，其可背。

苦難俱食，淡也。案：淡，薄味也。首唐敢也。其可背。

我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

汙地。索隱曰：楚漢春秋叔孫何云：臣三諫不從，請以身高。

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

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為戲。高帝曰：吾

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

上廼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即位，廼謂

叔孫生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能習從。為太

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叔孫生為

太常所論著也。孝惠帝為甫，朝長樂宮。關中記

宮本秦之興樂宮也。漢太后常居之。及間往來，數蹕煩人。索隱曰：韋昭云：蹕，止人行。

也。長樂未央宮東相去稍遠，間往謂非時也。中間往來，清道煩人也。廼作復道，方築武庫

南。韋昭曰：閣道也。如馮曰：南，作復道方始築武庫南。叔孫生奏事，因請問曰：

陛下何自築復道？高寢衣冠月出游，高廟高朝

漢太祖，奈何？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應劭

曰：月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游衣冠。如淳曰：三輔黃圖：高寢在高廟西，高祖衣冠藏在高寢。月出游於高廟，其道值所

作復道，故言乘宗廟道上行。孝惠帝大懼，曰：急壞之。叔孫生曰：

人主無過舉。索隱曰：案謂舉動有過也。左傳云：君與平必書。今已作百姓

皆知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下為原廟，滑

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也。上

史記金匱要略卷之六十一
廼詔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復道故孝惠帝曾
春出游離宮叔孫生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
桃孰可獻索隱曰案呂氏春秋仲春羞以合桃先薦寢廟
是也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廼許之諸
果獻由此興亦不載所終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
之榱非一木之枝也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
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
矣然而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
專邪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

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誣索隱曰音到道固委蛇索隱曰音移
蓋謂是乎

索隱述贊曰

厦藉眾幹	裘非一狐	委輅獻說
繇絕陳書	皇帝始貴	車駕西都
既安太子	又和匈奴	奉春稷嗣
其功可圖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史記九十九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史記一百

逐段叙

段多有結

劉項漢云此周氏等
甚在朱家此是能用
朱家者向其後朱家
獨用

季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孟康曰信交道曰任如淳曰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

俠所謂權行州王力折公族者也或曰任氣力也俠粵也○

喻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如淳曰及項

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

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

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剄季

布許之迺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服虔曰

東郡謂

廣柳車為柳卸也曰皆棺飾也載以喪車欲人不知也李奇曰大牛車也車上覆覆為柳蓋曰茂陵書中有廣柳車每縣數百乘是今運轉大車是也○索隱曰案服虔臣瓚所據則是大車任載運者名廣柳車然則柳為車通名瓚展所說事義

相協最為通允故禮曰設柳翬為使人忽惡也鄭玄注周禮云柳聚也諸色所聚則是喪車稱柳故後人通謂車為柳也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魚曾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迺買而置之田誠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舍朱家迺乘輶車徐廣曰馬車也○索隱曰案案謂輕車一馬車也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為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為其主用季布為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

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為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迺許曰諾待間果言如朱家指上迺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為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為郎中孝惠時為中郎將單于嘗為書嫚吕后不遜吕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吕后意曰然季布曰

列須漢云當是時至名聞當世此子長筆也

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衆困於平
城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
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
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
議擊匈奴事季布爲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
賢者孝文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
酒難近索隱曰使音如字近音其斬反因酒縱性謂之使酒即酤酒也至留邸一
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索隱曰季布言已無功能竊承恩寵得待罪河東其詞典省而文之也陛下無故召臣此
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

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
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
闕陛下也韋昭曰闕見陛下深淺也上默慙良久曰河東吾股
肱郡故時召君耳布辭之官楚人曹立生辯士
數招權顧金錢孟康曰招來也以金錢事權貴而求得與通勢以其所有辜較請託金錢以自顧○索隱曰義如孟康文穎所說辜較音姑角○正義曰言曹立生依倚貴人用人權勢屬請數求他人顧錢賞金錢也事貴人趙同等徐廣曰漢書作趙談司馬遷以其父名談故改之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
曰吾聞曹立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立生歸欲
得書謂季布張晏曰欲使竇長君君爲介於布請見竇長君曰季將軍

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
季布果大怒待曹立曹立至即指季布曰楚人
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
得此聲於梁楚間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
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
僕之深也季布迺大說引入留數月為上客厚
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立揚之也季布弟
季心徐廣曰一作子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
千里士皆爭為之死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
索隱曰袁字絲長事袁絲第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

司馬如傳曰中尉之司馬○索隱曰漢書作中尉司馬中尉郅都敢不加

禮少年多時時竊籍其名以行索隱曰籍音子亦反當是時

季心結以勇布以諾者聞關中季布毋弟丁公晉灼

曰楚漢春秋云薛人名固為楚將丁公為項羽逐窘高祖彭城

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於

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

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丁公為項王臣

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迺丁公也遂斬丁公曰

使後世為人臣者無效丁公唐虞止

樂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

游索隱曰謂居家之人無官職也窮困賃傭於齊為酒人保漢書音義

曰酒家作保傭也可保信故謂之保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為盜而

布為人所略賣為奴於燕為其家主報仇燕將

臧荼舉以為都尉臧荼後為燕王以布為將及

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廼言上請

贖布以為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

謀反夷三族已而梟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

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

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

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

亭之

索隱曰趣音促亭音普音反謂疾令赴鑊也

方提趣湯

徐廣曰趣一作走○索隱

曰提音啼趣音娶徐廣云一作走走亦趣向之也布顧曰願一言而得上

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臯間

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

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

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

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

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

未見以苛小徐廣曰小一作峭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

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亭於

此贊妙甚前既言重死之為得矣却又稱樂布不重其死為烈士彼以為貴死也

是上廼釋布罪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布廼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徐廣曰擊齊有功也復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樂布立社號曰樂公社景帝中五年薨子賁嗣為太常犧牲不如今國除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

屢典軍

徐廣曰屢一作履一曰覆屢案孟康曰屢屢履而下去塞軍旗則覆軍為是愈於屢之與履者也塞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

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徐廣曰或作概字音義同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徐廣曰復一作冀樂布哭彭越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索隱述贊曰

季布季心

有聲漢楚

百金然諾

十萬致距

出守河東

股肱是與

欒布哭越 犯禁見虜 赴鼎非冤
誠知所處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史記一百

須溪曰盜儉人父群盜
猶有父風亦漢廷之盜也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史記一百一

袁盎者楚人也盎小隱曰盎音如周
盎盜齊烏浪反字絲父故為羣

盜徙處安陵高台時盎嘗為呂祿舍人及孝文

帝即位盎兄噲仕盜為中郎如淳曰盎為兄所絳侯
保任故得為中郎絳侯

為丞相朝罷趨山一作廣曰自意得其上禮之恭常自送之

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

在與在如淳曰人主在時
與共治在時之事主亡與亡如淳曰不以主
亡而不行其政

今之○索隱曰如淳說為得方呂石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

絕如帶是時絳侯為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

崩大臣相與共畔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
 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
 讓臣主失禮竊謂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索
曰莊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袁盎曰正義曰吾與
嚴也而兄善今兄廷毀我盎遂不謝及絳侯免相之
 國國人上書生口以為反徵繫清室漢書作請室應
之室若今鍾下也宗室諸公莫敢為言唯
室獄也若古刑於甸師氏也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乃
 大與盎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處驕甚
 袁盎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用

謂有高行不足毀名止
 是蓋入主心術比于俳優
 解愠王廷之上乃有改
 同是蓋語出于淮南世
 家又別可以覘史

淮南王益橫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治
 連淮南王淮南王徵上因遷之蜀輜車傳送袁
 盎時為中郎將乃諫曰陛下素驕淮南王弗稍
 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如有
 遇霧露行道死陛下竟為以天下之大弗能容
 有殺弟之名奈何上弗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
 病死聞上輟食哭甚哀盎入頓首請罪上曰以
 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
 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
 吾高世行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

淮南王傳卷四十一

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
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
者脩之過曾參孝遠矣夫諸呂用事大臣專制
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贊曰大臣共
誅諸呂禍福
尚未可知故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孟康曰子孟賁夏
育皆古勇者也
○索隱曰尸子云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兕戰國
策云夏育叱呼駭三軍身死庸大高誘曰育衛人為申繆所
殺賁音奔
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再南面讓
天子位者三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
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
改過有司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乃解曰將奈

何盜曰淮南王有三子唯在陛下耳於是文帝
立其二子皆為王盜由此名重朝廷袁盎常引
大體忼慨徐廣曰漢
書作談字官者趙同以數幸常害袁盎
袁盎患之盜兄子種為常侍騎持節夾乘索隱曰
曰安木
漢書舊儀云持節夾乘輿
車騎從者云常侍騎也說盜曰徐廣曰說
一作謀君與闕廷
爭之使其毀不用孝文帝出趙同參乘袁盎伏
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
夫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於
是上笑下趙同趙同泣下車文帝從霸陵上欲
西馳下峻阪袁盎騎並車擊轡上曰將軍怯邪

盜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索隱曰案張揖云恐

盜也百金之子不騎衡徐廣曰一作行駟案服虔

騎倚也衡樓殿邊欄楯也韋昭曰衡車衡○索隱曰衡木行

馬也如淳云騎音於歧反韋昭云騎音奇案諸家說如淳為

長如云欄楯者安案案要云宮殿四聖主不乘危而徼幸

今陛下騁六駢如淳曰六馬馳下峻山如有馬驚

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

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

即署長布席正義曰蘇林云郎署袁盎引卻慎夫

人坐如淳曰盜時為中郎將天子幸署慎夫人怒不

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

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

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

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

疑乎張晏曰於是上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

賜盜金五十斤然袁盎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

中調為隴西都尉如淳曰仁愛士卒士卒皆爭

為死遷為齊相徙為吳相辭行種謂盜曰吳王

驕日以國多姦今苟欲効治彼不上書告君即

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溼君能日飲母奇時說王

曰母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盜用種之計吳王厚

遇盜盜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
從車上謝袁盜袁盜還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
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盜因跪曰願請
閒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
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語袁盜即說說曰君
為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袁
盜曰善君即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
定天下為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為材官
蹶張遷為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
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

嘗不止法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採之
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致天下賢士大夫上
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鉗
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授禍
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
幸教引入與坐為上客袁素不好鼂錯鼂錯所
居坐盜去盜坐錯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
文帝崩孝皇帝即位鼂錯為御史大夫使吏案
袁盜授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為庶人吳楚反
聞鼂錯謂丞史曰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
有兩丞丞史丞相史也夫袁盜

多受吳王金錢專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
治盜宜知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如淳曰
之時治之乃有所絕○索隱曰案謂有絕吳反心也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袁
盜不宜有謀如淳曰盜大目不宜有姦謀鼂錯猶與未決人有
告袁盜者袁盜恐夜見竇嬰為言且所以反者
願至上前口對狀竇嬰入言上上乃召袁盜入
見鼂錯在前及盜請辟人賜間錯去固恨甚袁
盜具言吳所以反狀以錯故獨急斬錯以謝吳
吳兵乃可罷其語具在吳事中使袁盜為太常
竇嬰安為大將軍兩人素相與善逮吳反諸陵長

須溪云常有從史

者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隨者日數百乘
及鼂錯已誅袁盜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
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盜軍中袁
盜自其為吳相時嘗有從史從史嘗盜愛盜侍
兒文穎曰婢也盜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
知爾與侍者通乃亡歸袁盜驅自追之遂以待
者賜之復為從史及袁盜使吳見守從史適為
守盜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齎置二石醇醪會
天寒士卒饑渴飲酒醉西南陬卒皆卧司馬夜
引袁盜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盜

皆史記草創之妙又增劇益無故生問答甚高

弗信曰公何為者司馬曰臣故為從史盜君侍

兒者盜乃驚謝曰公幸有親文穎曰言汝有親老吾不足以

累公司馬曰君弟去臣亦且亡避吾親如淳曰藏匿吾親不

道使遇害也○索隱曰案張晏云辟隱也言自隱辟我親不礙遇禍也君何患乃以刀決張

道如淳曰決開當所從亡者之道張音帳從醉卒直隧

出司馬與分背袁盜解節毛懷之如淳曰不飲杖

步行七八里明見梁騎騎馳去文穎曰梁騎擊吳楚者也或曰得刃木馬

也遂歸報吳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禮

為楚王袁盜為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袁盜

病免居家與閭里浮沈相隨行鬪雞走狗雒陽

劇孟嘗過袁盜盜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盜曰

吾聞劇孟博徒如淳曰博湯之徒或曰博戲之徒將軍何自通之

盜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

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共有一旦有急叩門

不以親為解張晏曰不語云親不聽也攢曰凡人之於難濟危多以有父母為解而孟兼行之

○索隱曰案謂不以親為辭也今此云解者亦謂不以親在而自解不以存亡為辭天下

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徐廣曰常一作詳

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

之皆多袁盜袁盜雖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籌

策梁王欲求為嗣袁盜進說其後語塞索隱曰鄒氏云

塞當作露非也案以盜言不宜立第之義其後立梁王之語塞絕也梁王以此怨盜曾使

人刺盜刺者至關中問袁盜諸君譽之皆不容

口乃見袁盜曰臣受梁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

忍刺君然後刺君者十餘曹如淳曰曹輩備之袁盜心

不樂家又多怪乃之培生所問占徐廣曰培一作服駟案文類曰

培音陪秦時賢士善術者還梁刺客後曹輩果遮刺

殺盜安陵郭門外

鼂錯者潁川人也索隱曰朝音朝錯音厝一如字讀案鼂氏出南陽今西鄂鼂氏自謂子鼂

之後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徐廣曰先即先縣人張恢先生所學申商之法與雒陽宋孟及劉禮同師以文學

為太常掌故應劭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索隱曰服試射策中甲科補郎中乙科補掌故也錯為人峭直刻深高曰峭瑣曰

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

錯受尚書伏生所正義曰衛宏詔定古文尚書序云徵之老不能行遣太常掌故晁錯往讀

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說詔以為太子舍人門

大夫家令服虔曰太子稱家璜曰茂以其辯得幸太

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數上書孝文帝時言削諸侯

之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也

字或云術道路也隋音七笑反孝文帝時天下無治

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

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

錯受尚書伏生所正義曰衛宏詔定古文尚書序云徵

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說詔以為太子舍人門

大夫家令服虔曰太子稱家璜曰茂以其辯得幸太

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數上書孝文帝時言削諸侯

之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也

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然奇其材遷為中大夫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索盜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即位以錯為內史錯常數請閒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徐廣曰九卿一作公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壻中門東出不便錯乃穿兩門南出鑿壻廟壻垣索隱曰壻音乃亂反謂壻也又音而緣反丞相嘉聞大怒欲因此過為奏請誅錯錯聞之即夜請閒具為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壻廟垣為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乃壻中垣正義曰上人緣反

需者廟內垣外游地也不致於法丞相謝罷朝怒謂長史曰

吾當先斬以聞乃先請為兒所賣固誤丞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遷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

罪過削其地徐廣曰一云言景帝曰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非久長策不便請削之上令公卿云云收其枝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

難獨竇安爭之由此與錯有卻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諠譁疾鼂錯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

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口議徐廣曰一作譴多怨公者何也鼂錯曰固也

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

錯父稱公何也必誤

而鼂氏危矣吾去父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
 見禍及吾身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
 為名及甯嬰袁盎進說上令鼂錯衣朝衣斬東
 市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正義曰漢書作鄧先孔文祥云名先為
 校尉擊吳楚軍為將還上書言軍事謁見上上
 問曰道軍所來如淳曰道路從吳軍聞鼂錯死吳
 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為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
 以誅錯為名其意非在錯也臣恐天下之士
 噤口不敢復言也索隱曰噤音此上曰何哉鄧
 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地

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
 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
 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
 拜鄧公為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正義曰梁州
地志云成固故城在梁州成多奇計建元中上招賢
 良公卿言鄧公時鄧公免起家為九卿一年復
 謝病免歸其子章以脩黃老言顯於諸公間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為質
 引義愴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張晏曰資才也
 其時以變易張晏曰謂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

其時以變易

張晏曰謂

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

然復不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鼂錯為家令時
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
臣救欲報私讎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
則亡豈錯等謂邪

索隱述贊曰

袁盎公直

亦多附會

攬轡見重

却席翳賴

鼂錯建策

屢陳利害

尊主卑臣

家危國泰

悲彼二子

名立身敗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史記一百一



